

鶴

宋

林

羅

大

經

著

玉

露

下

進步書
局校印

PDG

鶴林玉露卷十一

宋 廬陵羅大經著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擾攘。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範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

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名。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遍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

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月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益可觀矣。或曰。

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果。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

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說。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

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朶。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鄉。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

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癰。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關伯封於商丘。以

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驚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驚。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蘿。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

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其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起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類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俟。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

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蘿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

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鎮雲巢舊住接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餐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餐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艤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

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鵠鷄小惑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十一終